

章氏遺書

章氏遺集

章氏遺書卷第六

文史通義內篇六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文集

集之興也其當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謨官存

法令風詩采之間里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爲書家

存一說者也

劉向校書敘錄諸子百家皆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無私門著述之徵也

餘詳外篇

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

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然專門傳家之業未嘗欲以文

名苟足顯其業而可以傳授於其徒

諸子俱有學徒傳授管晏二子書多

記其身後事莊子亦記其將死之言韓非存韓篇之終以李斯駁議皆非本人所撰蓋爲其學者各據聞見而

附益則其說亦遂止於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

兩漢文章漸富爲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

卽賈子書唐集賢書相如詞賦但記篇目藝文志司馬相如賦二十

九篇次屈原賦二十五篇之後而敘錄總云詩賦一百

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蓋各爲一家言與離騷等

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彙次諸體

哀焉而爲文集者也自東京以降訖乎建安黃初之間

文章繁矣然范陳二史文苑傳始於後漢書所次文士諸傳識其

文筆皆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

千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隋志云別集之名

蓋未深攷名東京所刪自摯虞勔爲文章流別學者便之於是別

聚古人之作標爲別集則文集之名實仿於晉代陳壽定諸

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諸葛亮故事其篇目載三國志
亦子書之體而晉書陳壽傳云定諸葛集壽於目錄標
題亦稱諸葛氏而後世應酬牽率之作決科俳優之文
集蓋俗誤云

亦汎濫橫裂而爭附別集之名是誠劉略所不能收班
志所無可附而所爲之文亦矜情節貌矛盾參差非復
專門名家之語無旁出也夫治學分而諸子出公私之
交也言行殊而文集興誠僞之判也聲屢變則屢卑文
愈繁則愈亂苟有好學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質
因散而求會同之歸則三變而古學可興惜乎循流者
忘源而溺名者喪實二缶猶且以鍾惑況滔滔之靡有
底極耶昔者向歆父子之條別其周官之遺法乎聚古
今文字而別其家合天下學術而守於官非歷代相傳

有定式則西漢之末無由直溯周秦之源也

藝文志有錄無書者

亦歸其類則劉向以前必有傳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確據當是劉氏失其傳

班志而後紛

紛著錄者或合或離不知宗要其書既不盡傳則其部次之得失敘錄之善否亦無從而悉攷也荀勗中經有四部詩賦圖讚與汲冢之書歸丁部王儉七志以詩賦爲文翰志而介於諸子軍書之間則集部之漸日開而尙未居然列專目也至阮孝緒撰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紀傳子兵文集之四錄已全爲唐人經史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仿於蕭梁而古學源流至此爲一變亦其時勢爲之也嗚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窮而有類書學者貪於簡閱之易而不知實學之衰

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傑之士
從狂瀾旣倒之後而欲障百川於東流其不爲舉世所
非笑而指目牽引爲言詞何可得耶且名者實之賓也
類者例所起也古人有專家之學而後有專門之書有
專門之書而後有專門之授受

鄭樵蓋嘗云爾

卽類求書因流

溯源部次之法明雖三墳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讐失
傳而文集類書之學起一編之中先自不勝其龐雜後
之興者何從而窺古人之大體哉夫楚詞屈原一家之
書也白七錄初收於集部隋志特表楚詞類因併總集
別集爲三類遂爲著錄諸家之成法充其義例則相如
之賦蘇李之五言枚生之七發亦當別標一目而爲賦

類五言類七發類矣總集別集之稱何足以配之其源

之濫實始詞賦不列專家而文人有別集也文心雕龍

劉勰專門之書也自集賢書目收為總集隋志已然唐志乃

併史通文章龜鑑史漢異義為一類遂為鄭略馬考諸

子之通規鄭志以史通入通史類以雕龍入文集類夫

傳習已久也充其義例則魏文典論葛洪史鈔張騭文士傳

義文士傳如文章龜鑑類皆相似亦當混合而入總

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論子類也史鈔其

例之混實由文集難定專門而似者可亂真也著錄既

無源流作者標題遂無定法郎蔚之諸州圖經集則史

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慶寶章集則經部小學

而有集名矣

唐志所收

元覺永嘉集則子部釋家而有集名

矣

唐志所收

百家雜藝之末流識既庸闇文復鄙俚或鈔撮

古人或自明小數本非集類而紛紛稱集者何足勝道

雖曾氏隆平集亦從流俗當改爲傳志乃爲相稱

然則三集旣興九流必混學

術之迷豈特黎邱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答問

或問前人之文辭可改竄爲已作歟答曰何爲而不可也古者以文爲公器前人之辭如已盡後人述而不必作也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也重在所以爲文辭而不重文辭也苟得其意之所以然不必有所改竄而前人文辭與已無異也無其意而求合於文辭則雖字

句毫無所犯而陰仿前人之所云君子鄙之曰竊矣或曰陳琳爲曹洪報魏太子諱言陳琳爲辭丁敬禮求曹子建潤色其文則曰後世誰知定吾文者唐韓氏云惟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竊古人必欲文辭自己擅也豈曰重其意而已哉答曰文人之文與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語也著述必有立於文辭之先者假文辭以達之而已譬如廟堂行禮必用錦紳玉佩彼行禮者不問紳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錦工玉工未嘗習禮惟藉製錦攻玉以稱功而冒他工所成爲己製則人皆以爲竊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見解而議著述之文辭如以錦工玉工議廟堂之禮典也或曰古人辭命

草糲加以修潤後世詩文亦有一字之師如所重在意而辭非所計譬如廟堂行禮雖不計其紳佩而紳佩儼裂不中制度亦豈可行邪答曰此就文論文別自爲一道也就文論文先師有辭達之訓曾子有鄙倍之戒聖門設科文學言語並存說辭亦貴有善爲者古人文辭未嘗不求工也而特非所論於此疆彼界爭論文必已出以矜私耳自魏晉以還論文亦自有專家矣樂府改舊什之鏗鏘文選裁前人之篇什並主聲情色采非同著述科也會昌制集之序鄭亞削義山之腴元和月蝕之歌韓公摧玉川之怪或存原款以歸其人或改標題以入己集雖論文末技有精焉者所得既深亦不復較

量於彼我字句之瑣也或曰昔者樂廣善言而摯虞妙筆樂談摯不能對摯筆樂不能復人各有偏長矣然則有能言而不能文者不妨藉人爲操筆邪答曰潘岳亦爲樂廣撰讓表矣必得廣之辭旨而後次爲名筆史亦未嘗不兩稱之兩漢以下人少兼長優學而或歉於辭善文而或疏於記以至學問之中又有偏擅文辭一道又有專長本可交助爲功而世多交譏互詆是以大道終不可得而見也文辭末也苟去封畛而集專長猶有卓然之不朽而況由學問而進求古人之大體乎然而自古至今無其人焉是無可如何者也或曰誠如子言文章學問可以互託苟有黠者本無所長而謬爲公義

以濫竽其中將何以辨之答曰千鈞之鼎兩人舉之不能勝五百鈞者仆且蹶矣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旗旌壁壘爲之一新才智苟遜於程一軍亂矣富人遠出不持一錢有所需而稱貸人爭與之他人不能者何也惟富於錢而後可以貸人之錢也故文學苟志於公彼無實者不能冒也或曰前人之文不能盡善後人從而點竄以示法亦可爲之歟答曰難言之矣著述改竄前人其意別有所主故無傷也論文改竄前人文心不同亦如人面未可以已所見遽謂勝前人也劉氏史通著點煩之篇矣左馬以降並有塗改人或譏其知史不知文也然劉氏有所爲而爲之得失猶可互見若夫專事論

文則宜慎矣今古聰明智慧亦自難窮今人所見未必盡不如古大約無心偶會則收點金之功有意更張必多畫墁之誚蓋論文貴乎天機自呈不欲人事爲穿鑿耳或問近世如方苞氏刪改唐宋大家亦有補歟夫方氏不過文人所得本不甚深況又加以私心勝氣非徒無補於文而反開後生小子無忌憚之漸也
小慧私智一知半解未必不可攻古人之閒拾前人之遺此論於學術則可附於不賢識小之例存其說以備後人之采擇可也若論於文辭則無關大義皆可置而不論卽人心不同如面不必強齊之意也果於是非得失後人既有所見自不容默矣必也出之如不得已詳

審至再而後爲之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非有顯然什百之相懸寧守舊而毋妄更張矣苟非深知此意而輕議古人是庸妄之尤卽未必無尺寸之得而不足償其尋丈之失也方氏刪改大家有必不得已者乎有是非得失顯然什百相懸者乎有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寧守舊而毋妄更張之本意者乎在方氏亦不敢自謂然也然則私心勝氣求勝古人此方氏之所以終不至古人也凡能與古爲化者必先於古人繩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蓋非信之專而守之篤則入古不深不深則不能化譬如人於朋友能全管鮑通財之義非嚴一介取與之節者必不能也故學古而不

敢曲泥乎古乃服古而謹嚴之至非輕古也方氏不知古人之意而惟徇於文辭且所得於文辭者本不甚深其私智小慧又適足窺見古人之當然而不知其有所不盡然宜其奮筆改竄之易易也

篇章卷

易曰艮其輔言有序詩曰出言有章古人之於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於書則有簡策標其起訖是曰篇章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是連策爲篇之證也易大傳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爲篇之證也左氏引詩舉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則曰某章云云是篇爲大成而章爲分闕之證也要在文以

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遠可達而已篇章簡策非所計也後世文字繁多爰有較讐之學而向歆著錄多以篇卷爲計大約篇從竹簡卷從縑素因物定名無他義也而縑素爲書後於竹簡故周秦稱篇入漢始有卷也第彼時竹素並行而名篇必有起訖卷無起訖之稱往往因篇以爲之卷故漢志所著幾篇卽爲後世幾卷其大較也然詩經爲篇三百而爲卷不過二十有八尙書禮經亦皆卷少篇多則又知彼時書入縑素亦稱爲篇篇之爲名專主文義起訖而卷則繫乎綴帛短長此無他義蓋取篇之名書古於卷也故異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聞用以標起訖也攷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傳篇長